

一路向北：美国拉美裔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王诗傲

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以拉美裔移民为主要人口的佛罗里达等重要摇摆州再次引起关注。本次大选宣传中，为了吸引生活在南佛罗里达的哥伦比亚裔移民，拜登与特朗普的团队不惜将赛场延伸到哥伦比亚国内，先后接受哥伦比亚国内主流媒体《时代报》(El Tiempo) 采访，以博取身在迈阿密的哥伦比亚裔选民的好感。¹ 在接受采访时，拜登直言不讳地许诺，当选后将重构美国与哥伦比亚双边关系，加强美国对哥伦比亚的各项支持。这场大选清晰地显示，拉美裔移民不仅直接影响着美国国内政治，也通过族群联系间接影响美国对其母国的外交政策。² 了解拉美裔群体不仅有助于理解少数族裔群体的政治行为，也可以促进理解当下美国和相关拉美国家的互动关系。

这些拉美裔究竟是谁？他们的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地之间的何种互动推动了移民行为的产生？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拉美裔的角色如何？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与回答为美国的拉美裔群体提供一个速写画像。

一、谁是拉美裔？

通常，人们用西语裔 (hispanic) 和拉美裔 (latino) 这两种说法来描述这一群体，在实际使用中二者并无区别，本文统一称之为拉美裔。从正式法律文本的界定来看，1976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对拥有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这一特定族裔群体界定如下：认为自己具有使用西班牙语的背景并且其血统源于或出身于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其他西班牙语国家的美国人。因此在联邦政府的界定中，葡萄牙裔、巴西裔等以葡萄牙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并不属于拉美裔。³ 不过，在实际统计口径中，美国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以及皮尤中心等民调机构均以当事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为统计标准，换言之，美国官方统计人口时，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拉美裔取决于他或她的自我认同。以此为标准，截至 2019 年 7 月，美国的拉美裔人口超过 606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如果考虑不同世代移民对拉美裔身份认同程度的不同，实际上拥有拉美血统的人口数量要高于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根据 2016 年的统计数据，在外国出生的初代移民几乎都认同自己的西语裔身份（占比为 97%）；第二代移民对其西语裔身份认同也很强（占比为 92%）；第三代移民身份认同感下降到 77%；第四代或更高代际移民的身份认同感仅有 50%。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美国这些源自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等不同国家的移民为什么会被统一贴上“拉美裔”这样一个标签？毕竟在美国之外，几乎没人使用这一概念来指代来自拉美西语国家的移民。Mora (2014 年) 的研究为我们的困惑提供了解释：拉美裔共同使用的西班牙语是身份认同的基础，但在文化的同根同源之外，还有一些组织化的行为推动了“拉美裔”成为美国特有的分类标签。⁴ 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人口统计中，来自拉美的移民原本被归入白人与欧洲裔美国人这一统计类别，而拉美移民多元的肤色图谱显然与标签不符。与此同时，拉美移民中的政治活动人士认为，如果将拉美裔选民等同于白人，将妨碍前者被刻画为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因此他们要求将来自拉美的新移民统一称为拉美裔。随着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其商业重要性也开始凸显，各类西班牙语的电视和媒体也试图面向这个“新生”群体市场分一杯羹。结果就是，“拉美裔”这个概念被成功地构建出来。来自不同拉美国家的移民统一被贴上了“拉美裔”标签。

二、多样化的来源国

如今，生活在美国的拉美裔来自 20 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美国社群调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7 年，按人口数量由多到少排列，人口流入总数过百万的拉美裔来源国分别是墨西哥、波多黎各、萨尔瓦多、古巴、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见表 1）。⁵

表 1 主要拉美裔来源国 (2017)

序号	来源国 / 地区	人数	占拉美裔比重
1	墨西哥	36634000	62.3%
2	波多黎各	5614000	9.5%
3	萨尔瓦多	2307000	3.9%
4	古巴	2298000	3.9%
5	多米尼加	2067000	3.5%
6	危地马拉	1444000	2.5%
7	哥伦比亚	1246000	2.1%
8	洪都拉斯	940000	1.6%
9	西班牙	810000	1.4%
10	厄瓜多尔	738000	1.3%
11	秘鲁	679000	1.2%
12	尼加拉瓜	464000	0.8%
13	委内瑞拉	421000	0.7%
14	阿根廷	278000	0.5%
15	巴拿马	210000	0.4%

数据来源：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来自拉美不同国家的民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个体而言，跨越国际边境前往陌生的环境通常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的选择。影响跨国移民决定的因素十分复杂，无论是移民流出国还是移民流入国的宏观环境，还是个体及其家族、社群的特定境遇都会影响个体移民决策。通常，来自不同母国的拉美裔在移民活动上具有共性，因此来源国与目的地美国之间的互动为我们理解共性与差异并存的拉美裔提供了一个基本维度。

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莱文斯坦 (E.G. Ravenstein) 在 19 世纪末提出了“移民法则” (The Laws of Migration),⁶ 该法则认为人口的跨国流动是“推力”与“拉力”共同作用的产物。“推力”是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拉力”则是移入地（或者是国家）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推拉理论为我们了解美国拉美裔移民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作为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佼佼者，美国激增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来自不同拉美国家移民都形成了“拉力”。在“拉力”主导的移民模式中，古巴是一个典型案例。干预古巴国内政治这一诉求导致美国对古巴实行了极为特殊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古巴人移民进入美国。古巴距离美国本土最南端城市佛罗里达基韦斯特 (Key West) 仅 60 英里，地理上的邻近使美国与古巴从 19 世纪就紧密相连。在冷战时期，美国当局出于政治动机为古巴异见人士提供帮助，为移民进入美国提供优待。除了移民优待政策，美国还向这一群体提供了约 40 亿美元的直接援助。⁷ 特殊的移民经历和政治背景导致古巴裔移民在地理分布上尤为集中，彼此

具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和政治凝聚力，这导致他们投票率更高并且十分容易形成一致。今天，古巴裔社群主要分布在佛罗里达州 (66%)、加利福尼亚州 (5%) 和新泽西州 (4%)。⁸ 在政治立场上，相较于来自其他母国的拉美裔移民，古巴裔更加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更多的拉美裔移民进入美国是受到母国“推力”主导，由于“推力”的差异还可以细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因为母国与美国之间在地理位置、经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从而形成的以经济因素为主的推力。第二组则是由国内政治环境动荡等因素形成的以政治因素为主的推力。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当局的对外政策，深刻地影响了移民母国的国内政治局势，构成了推动移民向美国流动的关键要素。

墨西哥裔美国人有一部分是受到经济推力作用的典型例子。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墨西哥裔美国人与其说是移民倒不如说他们才是特定领土原本的主人。美墨战争后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使得墨西哥将包括今天的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与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美国，因此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的 10 万墨西哥人成为了最早的美籍墨西哥裔群体。作为相邻国家，南方原属墨西哥的各州与墨西哥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人员流动。在十九世纪末，墨西哥国内劳动力充裕但经济就业机会有限，与此同时，美国南部的农业和矿业发展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跨国商业利益游说美国国会为短期务工人员提供签证，从而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墨西哥裔人口的流入。今天，墨西哥是拉美裔最大的来源国，占比高达 62.3%，移民美国总人数超过 3600 万人，⁹ 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 (35%)、得克萨斯州 (26%) 和亚利桑那州 (5%)。传统上，来自墨西哥的拉美裔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¹⁰

来自中美洲的拉美裔移民深受国内政治动荡、暴力泛滥等推力因素的影响。在 1970 年代，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内因内战而动荡不安、暴力泛滥。政治迫害和内战动荡让许多人生存难以维系，开始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往美国，其中大部分人是通过穿越美墨边境以非法身份进入美国。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内政深受邻国尼加拉瓜及美国对外政策影响。1980 年里根赢得总统大选上台后，强硬地反对共产主义势力。当尼加拉瓜爆发桑地诺左翼革命，抑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中美洲地区扩散成为了当时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因此，里根政府极大地增加了对中美洲地区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援助包括三个方面：(1) 为中美洲地区的警察和军队提供反叛乱训练；(2) 增加武装力量援助；(3) 在美国经济援助协调下开展军队和民间合作行动。整个 80 年代，美国向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提供了大量援助。与此同时，出于政治考量美国当局拒绝承认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内政权的暴力和压迫行径，这导致这些国家内部失序局面更加恶化，形成了当地民众向北移民的推动力。今天，来自萨尔瓦多的拉美裔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 (32%)、得克萨斯州 (15%) 和纽约 (9%)；来自危地马拉的拉美裔则主要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29%)、佛罗里达州 (8%) 和得克萨斯州 (7%)。

诚然，上述简单分类只是对部分来源国的拉美裔群体的移民历史与动力的简要介绍，移民行为往往是各类“推”、“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的拉美裔群体实际上是来自不同的母国，在移民动机、过往生活境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群体，这种多样性恰恰是理解今天拉美裔政治倾向的基础。

三、拉美裔的政治影响力：管窥佛州

在 2020 年大选中，根据推算拉美裔选民人数达到 3200 万，占到美国选民总数的 13%，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拉美裔选民人数超过非洲裔选民人数的总统大选。¹¹ 传统上，除古巴裔以外的拉美裔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党的盟友，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近年这一群体的政治倾向正在走向多元化。这种复杂性在 2020 年总统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数据和资料限制，目前尚难以对本轮美国大选中全美拉美裔的情况做出系统分析，本文试图以佛罗里达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如果从拉美裔内部按来源国进行群体细分的话，墨西哥裔显然是规模最大的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州。然而，对于大选具有影响力的却是集聚在佛罗里达的分散的、来自多个拉美国家的少数群体拉美裔。人们在看待佛罗里达时，容易根据社群规模大小，将佛罗里达“脸谱化”视为古巴裔和波多黎各裔的地盘，但是其实这里的拉美裔还有 40% 的选民并不属于这两个群体。被忽视的 40% 主要是来自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移民，他们恰恰是大选前值得争取的关键。¹² 在实际竞选宣传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对这些非古巴裔、非波多黎各裔的拉美裔选民发起了激烈攻势。在民主党这边，早在十月中旬拜登就在哥伦比亚主流报纸《时代报》(El Tiempo) 上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多次强调哥伦比亚是美国对拉美加勒比地区政策的基石，如果自己当选会将重建美哥关系作为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外交政策重点。与此

同时，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一方面试图给拜登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另一方面向佛罗里达的拉美裔民众表明特朗普关于其母国的外交主张，比如声称特朗普支持热爱自由的哥伦比亚人民、支持尼加拉瓜的公平选举、反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在佛罗里达南部，许多拉美裔本身是其母国左翼政权的异见者，对于这些极为反感左翼政治力量的群体而言，共和党为竞选对手贴上“社会主义”标签非常容易引起受众对拜登及民主党的反感。¹³可以说，特朗普团队深谙部分拉美裔选民的心理，并且巧妙地利用了拉美国内政议题为自己赢得了一定优势。可以看到，通过拉美裔的联结，美国国内政治和拉美国内政治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密不可分。

结语

今天，作为第一大少数族群的拉美裔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其上升的人口比重和年轻化的人口结构都让拉美裔群体的政治重要性日益增强。拉美裔政治一方面表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质，另一方面也日益嵌入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之中。如果继续同质化地看待拉美裔群体，将难以看清其真实面貌，摆脱常见的以族裔划分政治倾向的直线思维恐怕将是更准确理解美国拉美裔的基础。在哥伦比亚裔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历史上深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拉美裔群体在获得公民权后也成为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如果要为美国政治版图中的拉美裔进行速写，其来源国也许能为我们提供底色，而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则为我们理解拉美裔的多面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诗傲，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拉丁美洲。

参考文献

- 1 “‘Si Biden gana, traicionaría a Colombia’: Trump”, *El Tiempo*, (November 3, 2020).
- 2 “‘Trump politizó y socavó relación bipartidista con Colombia’: Biden”, *El Tiempo*, (November 3, 2020).
- 3 US Senate, *S.1409 - Hispanic-American Voting Rights Act*, Washington, D. C. 1975.
- 4 Cristina Mora, *Making Hispanics: How activists, bureaucrats, and media constructed a new America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 5 Luis Noe-Bustamante, “Key facts about U.S. Hispanics and their diverse heritage”,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16,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9/16/key-facts-about-u-s-hispanics/>
- 6 David Grigg, “EG Ravenstein and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1), 1977. pp.41-54.
- 7 Lisa García Bedolla, *Latino politics (US Minority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5.
- 8 Luis Noe-Bustamante, Antonio Flores and Sono Shah, “Facts on Hispanics of Cuban origi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7”,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16,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fact-sheet/u-s-hispanics-facts-on-cuban-origin-latinos/>
- 9 Luis Noe-Bustamante, Antonio Flores And Sono Shah, “Facts on Hispanics of Mexican origi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7”,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16,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fact-sheet/u-s-hispanics-facts-on-mexican-origin-latinos/>
- 10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S) Panel on Hispan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Multiple origins, uncertain destinies: Hispanics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6.
- 11 Jens Manuel Krogstad and Mark Hugo Lopez, “Latino voters’ interest in presidential race is mixed, and about half are ‘extremely motivated’ to vote”,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26/latino-voters-interest-in-presidential-race-is-mixed-and-about-half-are-extremely-motivated-to-vote/>

- 12 “‘You can’t paint them with one brush.’ Trump, Biden face perils, promise wooing Florida’s Latino voters”,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7, 2020).
13 “Mike Pence spoke at a Cuban memorial. But his Miami speech was to a broader audience”, *Miami Herald*, (October 15, 2020).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段九州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